

[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人文信仰与生活方式的当代融合

——陕西凤翔县湫池庙会调查报告

赵德利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湫池庙历史悠久,据考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郊禰庙”。湫池庙供奉的主神是姜嫄圣母和皇天后土,其庙会信仰一种为中华人文始祖崇拜,另一种为土地崇拜。湫池庙总会由五个村社组成,属于乡镇庙会类型。每年七月十五日举办的庙会,象征性地传达着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秩序和信仰,在节庆式精神狂欢的现象中隐现中国文化的礼仪规范与和合精神。人文信仰与生活方式的当代融合,构成具有当地人现代科技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湫池庙;民间庙会;人文信仰;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7)01-0053-05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of Humanistic Faith and Lifestyl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Shaanxi Fengxiang County Qiuchi temple fair

ZHAO De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China)

Abstract: Qiuchi Temple, having a long history, is recorded in history books as “Jiaomei Temple”. The main god worshipped in Qiuchi Temple is Sacred Mother Jiangyuan as well as heaven and earth. The temple faith type was worshipped by Chinese ancestors, while the other type is worship of land. Qiuchi Temple fair consists of five village communities, which belongs to the type of township temple fair. The temple fair held annually on July 15th, symbolically convey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life order and faith, implicitly manifesting the etiquette and norms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harmony in the phenomenon of festival spiritual carnivals. The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of humanistic faith and lifestyle forms the daily lif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Qiuchi Temple; temple fair in the folk; humanistic belief; lifestyle

湫池庙会是一座传承千年的民间古会,具有乡镇庙会类型的典范性。该庙总会下辖五社,民主选举,独自管理,既持存了传统庙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又不失与时俱进、构建新型庙会人文生态的特点。从湫池庙会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当代庙会转型的新趋向,以及人文信仰与生活方式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空间。

1 湫池庙古今嬗变

湫池庙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以北10公里范家寨

镇湫池庙村。湫池庙占地5亩,单独建院。大门南开,院内中央有一口泉水井(湫池),正北朝南坐落两座神殿,里面分别供奉皇天后土和姜嫄圣母塑像。殿前两座对称的鼓楼,整座湫池庙基于沔山余脉北山脚下,坐北向南,形成中国传统建筑风水坐向。

湫池庙历史悠久,香火旺盛,影响深远。湫池庙所坐落的地方曾是中华先民先祖活动的地方。凤翔古称雍州、雍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地活动。距湫池庙东西走向4公里的水沟就是仰韶文化

收稿日期:2016-10-19

作者简介:赵德利(1955—),男,山东莱西市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民俗学。

遗址,水沟村至今仍然保有周城墙遗迹。凤翔县文化馆鲁旭考证,湫池庙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郊禖庙”。他以两篇凤翔县志记载为证: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县罗鳌主持编撰的《重修凤翔县志》卷之一“古迹”中,记载郊禖庙在“城北十余里,旧传姜嫄祈嗣处,今为湫池庙”。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凤翔县志》中记载:“湫池,在城北8公里的姜嫄庙内。今庙废泉存,水常盈。传为姜嫄祈嗣得后稷,即此地故名郊禖庙,今为湫池庙。”两个时代两种版本的县志,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湫池庙,但都说明了一点,即存在于今天范家寨乡湫池庙村的湫池庙,就是距今三千多年前姜嫄祈嗣的“郊禖庙”。^①也正是在湫池(郊禖庙)这个地方,姜嫄履巨人屐,感应而怀孕生下后稷。《史记·周本纪》记载:“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封弃于郃,号曰后稷,别姓姬氏。”^②

距湫池庙东北一公里多的后庄,古时 also 有一座庙,人称“皇娘庙”。皇娘庙修建的年代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参与祭祀的宗社却与湫池庙的相同,庙中的主神与郊禖庙有关,人们由此推断此庙正是周代后世为姜嫄所建的祠庙。皇娘庙后来迁入湫池庙内,两庙神祇合并供奉,这也就是今天湫池庙中祭拜的皇天后土和姜嫄圣母。

湫池庙历经千年演化,一直为凤翔北山脚下的民众所钟爱,虽然历经战乱斗争,庙宇多次翻修,然祭祀香火却不断。范寨乡的湫池庙村以庙作为村名,从一个方面证明湫池庙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加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凤翔县对境内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民间信仰场地进行了保护和发掘,使凤翔县成为陕西最早的国家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湫池庙20世纪末年以来曾和湫池庙小学合并在一个场院,场地狭小,非常拥堵。稚嫩求知的孩童与虔诚进香祈愿的成人形成鲜明的差异对比。2007年,凤翔县拨付专款临旁辟院新建湫池庙小学。崭新的校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令人欣慰。湫池庙村的小学教育跟随社会发展走向新时代。新校舍、新规划、新农村,教育和人文信

仰得到应有的尊重。湫池庙也因此得以重新规划,复原修建闻名海内外的“郊禖庙”,为人们寻根问祖保存历史的文化空间。

2 湫池庙会信仰

湫池庙供奉的主神是姜嫄圣母和皇天后土。姜嫄,也作姜原,上古时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系炎帝后裔姜族部落有郤氏之女,帝喾之妻,周人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作为炎帝部落的女子,因和黄帝部落首领帝喾联姻,因此成为炎黄子孙的祖先。周人为她建庙立祠,祭祀祈祷,祈望她保佑子民婚姻美满、人丁兴旺。关中西部此类型民间信仰活动因此而由古到今,长盛不衰。皇天,古代指天,称天神为天帝。后土,古代指地,奉地神为土神。皇天后土是对天地或天地神灵的总称。自古以来人们信奉天地主宰世间万物,主持人间公道。流传至今,皇天后土崇拜逐渐转化为一种土地神灵信仰。尽管当地人还有说皇天后土也是一种女神崇拜,把他视为姜嫄同类,但文献查无实据,不可实录。

从庙会供奉的神灵塑像可以看出,湫池庙会信仰可分两种类型。一种为中华人文始祖崇拜,另一种为土地崇拜。前者属于人文纪念性祭祀活动,后者属于俗世生活性祈愿活动,两者均内含感恩祈愿心理。这也是关陇地区(关中—陇东)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类型。关陇地区广布伏羲庙、炎帝庙、皇帝庙、姜嫄庙、后稷庙等人文始祖纪念性庙宇,定期举办传承久远的民间庙会。这也是关陇地区民风淳朴、文化传统积淀深厚、许多信仰传承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姜嫄为周人祖先的传说,在关中(尤其是关中西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民间对她的崇拜信仰范围广大,许多地方都保留有姜嫄庙,供奉姜嫄神像,甚至以姜嫄命名山水、地名、村落。原扶风县揉谷乡的郃城遗址就是周人的发源地,发现有姜嫄纪念冢和后稷纪念冢,至今仍有姜嫄村和姜嫄庙。岐山县周公庙设有姜嫄殿,宝鸡市金台观有姜嫄洞,武功县武功镇有后稷祠、姜嫄墓,旬邑县有姜嫄湖,等等。^③除了人文始祖纪念性崇拜,姜嫄信仰的生活实用性功能主要表现在祈子繁衍上。姜嫄履巨人足迹而孕生的传说在古雍州民间妇孺皆知,许多人专程前往姜嫄殿祭拜,寄予着家族传承的浓浓的心理

①郊禖,又称高禖,上古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因供于郊外而得名。“禖”同“媒”。

②湫池庙会前任会长任万英认为皇天后土是女神,此说查无实据,属于当地民间传说。

期盼。这一现象不仅在湫池庙,但凡供奉有姜嫄神像的庙宇均是如此。岐山周公庙中的姜嫄殿更是每天祈者不断,供桌上摆放着的小泥娃娃供不应求。周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成为中华文化的根、华夏文明的源,而姜嫄作为炎黄子孙的圣母,自当为民间广为敬奉崇拜。

湫池庙会信仰并非单一个案,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人文性信仰活动,至今凤翔县及其周边地区(关陇地区)仍然流行女神崇拜和供奉土地神像。与湫池庙南北相对35公里的槐原每年就举办“女登会”,祭拜炎帝母亲女登(任姒)。^①在大部分农民新建的楼房墙壁上,依然保留土地神龛。逢年过节,向土地进香祭拜仍是常做的功课。而这又是庙会在这些地区能够长久流传兴盛不衰的重要的民众文化心理基础。在男权流行的关中农村,女神崇拜之风盛行的民众基础并非只有妇女信众,许多男性也会虔诚叩拜于女神塑像前。传承久远的母系氏族社会遗风和女神崇拜的信仰文化基础,是当代中国人男女平等的心理基质。

3 湫池庙会的组织与管理

湫池庙庙会由五个村社组成,属于乡镇庙会类型。^②这五个村社分别是湫池庙(村社)、徐家底下(村社)、太相寺(村社)、临阵坡(村社)和步沟(村社)。每个社都有会长,五大社选举产生总会长。总会负责湫池庙日常和庙会事务,设有财务、内勤、材料、管理几个部门,庙会期间,还专门成立治安、后勤、布施、舞台管理、广场舞、宣传、庙堂管理等组织,分门类负责庙会具体事务。总会还有理事监督会,对总会长工作给予监督。

乡镇庙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年度聚会性质,没有严密的社团组织纲领,平时较少联系,只为庙会事务和庙会举办期间才加强联系,通力合作,共同组织管理庙会活动。这种跨村联合的民间庙会组织,超越单个村落管辖权限,接受乡镇政府和所在村落组织的监督领导,具有传统宗法制社会民间自治的特质。

湫池庙会首及管委会成员都是在当地有一定威望的乡里能人,精明能干,颇有组织管理能力。他们被推举为会长,就心系庙会,多方谋划建好庙宇,并非只是一年办一次庙会。湫池庙小学迁走另建之

后,院落独处的庙宇场地空间给湫池庙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湫池庙管委会的会长们便在一起商议,决定自筹资金修复建设庙院内原有的建筑设施,包括“湫池”泉水井、姜嫄神殿、殿前两座对称的鼓楼。经过几年的筹资兴建,庙宇正式落成。2015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湫池庙以崭新的面貌再次迎接成千上万的信众,可以容纳五千人的舞台广场上涌满了观赏秦腔大戏的老少民众。

作为乡镇庙会的总会长,必须坐端行正,拥有民众敬羨的个人才能、气质和品行。只有具备了为民众所推崇的规范和道德,他的才能和品质才能吸引和感染民众,才能使民众乐于追随他、服膺他,并在感情上趋近他。现任湫池庙总会长的任孝忠就是这样一个感召型民间权威。1947年出生的任孝忠曾经在供销社工作,改革开放后停薪留职开办戏校,培养出几个小有名气的秦腔演员。他还在兰州开过饭馆,回乡后在家里办过奶牛饲养场。出任总会长以来,他以祖先圣言遗产为重,除了农忙时节舞弄自己的七亩地,余下的时光全都扑在庙会复建和空间传承上。与传统型民间权威维持现存秩序不同,任孝忠和他的管委会伙伴们力图改变和优化现有条件,建立庙会文化空间和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这些既保持传统又渴望变革的民间权威(能人)身上,凝结了民间许多智慧与奇想,恰如一座民间的“思想村落”。

与任孝忠相似,任万英等几位副会长虽然不在一个村社,更不是一个宗族的成员,但是长期生活在古老的周原文化地缘之内,文化地缘关系凝聚而成的乡亲感情使他们热心庙会服务工作,广纳八方来客。他们上承传统,下顺民意,颇具感召力。在庙会现场可以看到,偌大一个庙会工程,没有村镇行政人员参与,也没有交通警察管理交通,全是几位会长在筹划部署人马,理顺上下关系,安排庙会活动。湫池庙会所有的支出均源于村社会员的捐助和香客的捐赠,庙会期间几十家商贩在湫池庙门前摆摊设点,征收管理费也成为庙会收入的一项来源。“招呼”为钱而来的商贩并非易事,庙会的喧闹声混杂着各种叫卖声形成了多声部的交响乐。从早忙到晚的会长们不仅为庙会无偿服务,而且还经常用自家的钱款垫

^①宝鸡是神农氏炎帝的故乡,至今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凤翔县槐原都举办“女登会”,在女登祠祭拜炎帝母亲女登(任姒)。女登会亦称“排灯庙会”,二十五日晚上,槐原村民高挑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行至女登祠。黑夜里一排排灯笼在田野中蜿蜒而动,犹如蛟龙寻母,场面十分壮观。

支庙宇的费用。

4 信仰与现实融构的文化空间

湫池庙远离县城,偏居乡下,湫池庙会却典型地象征表达着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秩序和信仰,是乡里能人们集合民间思想智慧、展示传统文化理想愿望的一个平台,在节庆式精神狂欢的现象中,隐现着中国文化的礼仪规范与和合精神。

庙会彰显了传统农乡民众节日期间特有的节庆狂欢精神。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湫池庙会每天都会聚合上万人,湫池庙村更像节日期间,走亲访友者不断。庙会时节,人们带着礼品特产看望亲朋好友。主家更是准备烟酒饭食,热情款待来访客人。过去囿于生活贫困,人们串门行礼多带自家的麦子磨面蒸馍,偶有提一捆炸麻花的。现今生活条件改善,商品市场供给方便到乡镇和村落,带蒸馍串亲戚的已经甚少看见,取而代之的是包装华美的各种糕点和水果。庙会期间的湫池庙村及其他周边村落人流穿梭,主家站在门口招来送往,过往人群脸上挂着欣喜的笑意,煞是一派节庆欢乐场面。这种场面,在空巢式村落家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格局及其亲情往来在他们心里有着深深烙印。

庙会是乡里社会相互联系、增强感情的中介和平台。虽然现代社会信息联络较过去更加方便,但是这种工业化方式逐步减少了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亲情式沟通,就连亲戚之间也变得见少离多,淡漠许多。在中国传统的宗法乡里社会,“个体之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结成群体——宗族和庙会。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是内向型的,将界限限定在群体之内。而庙会则为外向型的,将社会联系延伸到血缘群体之外。在村落之内,庙会的神缘认同将不同宗族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社区共同体,在村落之上,处在一个广大地域的不同社区或者不同职业的人群通过庙会结成为信仰共同体。与宗族相比,庙会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以神缘认同为主要纽带的同时也容纳了地缘、血缘、业缘等联结方式”。^[3]如果说宗族的血缘纽带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凝聚作用已经明显衰降,那么现代庙会的组织功能却在特定时间内间歇性实现,虽然有限但却再现地缘之内民众信仰的心理联系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科技生活普及的情况下,一个村落或乡镇庙会的振兴和人气聚合,分明在无言昭告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经历了时代变迁和科技

方式的冲击考验,其内涵地化冲突为和合、聚无序为礼仪规范的文化功能依然为民众所接受。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所提供的文化空间具有超越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功能特性,令民众进驻其中共享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新生活。可以说,在信仰与祈福的层面上,传统庙会象征性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和生活秩序,而且,结合社会发展的时尚,湫池庙会还把人文信仰与生活方式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空间。

湫池庙人把新农村建设与传统人文观和现代科技方式相融合,构建民间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了现代教育与传统人文信仰的有机融合,人们的幸福指数明显提高。传统的乡里能人们与时俱进,不仅持存传统信仰,而且拥有现代观念和商业头脑。周人的礼仪规范和秦人的开放进取文化精神在古老的雍州大地上时常隐现。湫池庙在湫池庙小学另建迁走之后,复建扩展庙会空间,增建临街门面房并对外出租,百货、小吃、理发店、磨坊等八间门面房不仅给庙会增添了固定商贸平台,也给村镇和行人提供了日常生活方便,湫池庙从此拥有了可供维持运转的稳定收入。周围村落人群也从此每逢初一和十五有了更方便交往的庙宇空间,人们集会于湫池庙祭祀祈愿,交流信息,诉说家常。

2015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古湫池庙管委会借庙会日举行庆典大会,邀请了凤翔县宗教局长前来监察,西岐演出公司助兴表演秦腔大戏。会长任孝忠主持庆典仪式,湫池庙村村委会主任作为地方政权的代表致辞,还邀请了当地民俗学者讲话祝贺。这次庙会庆典活动,是对湫池庙管委会策划组织能力的充分肯定。这是民间权威(群体)在新时代新社会的亮相展示,他们的作为推动着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序开展。而他们在传统信仰心理层面对中华人文传统所起到的传承与发展作用,亦应给予充分肯定。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乡里能人在农村基层的无私奉献,才使传统信仰、传统生活方式得以无功利性的持存延续。

湫池庙会聚合了一批热心民间信仰文化的民众,他们将庙会信仰与日常生活德行准则相结合,自觉奉行人伦礼仪规范,将人神天地和谐共生视为生活的理想,形成了新的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由于村落中大部分青壮年男人都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多为老年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驻守形成21

世纪新农村生活文化的新空间,他们不仅在庙会期间帮助庙会管委会维护庙会运转秩序,而且平时自身就以祖德修养规范日常言行,用神灵信仰约束乡邻的生活内容。被四村五社尊为小仙的李岁能便是典型一例。

年过花甲的李岁能是湫池庙村人,1987年在县医院后面路上捡拾到一个女婴。当时天气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信奉命相因缘的李岁能与丈夫任孝忠毅然将弃婴抱回家。这个脑后长瘤的女婴已经被人丢弃7次,终于在李岁能夫妇家里被养活下来。善良的李岁能夫妇有四个儿女,但她不仅给智障的孩子看病做手术,养大成人,还为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并生养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趁这次湫池庙门面房对外招租,李岁能让养女和女婿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营棋牌(室),兼营豆花泡馍饮食。^①现在,这一家三代5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心里,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日常生活。“天地

合和,生之大经也。”^{[4]657}任何艰苦矛盾,都是人生命运的一次过程,秉持和合精神和方法,就可能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际之间、心灵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和合转换,创化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和生命存在方式。湫池庙村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在古老的雍州(凤翔县)具有代表性。人文信仰与生活方式的当代融合,构成具有当地人现代科技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 [1]周玉茹.关中地区的姜嫄信仰[N].中国民族报,2011-11-29.
- [2]赵德利,赵凡.论庙会的组织与管理——以关陇地区庙会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5(4):166-170.
- [3]王立阳.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J].民俗研究,2011(1):139-161.
- [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①2014年8月14日《宝鸡日报》第5版以《拾来的闺女 亲亲的娘》为题,报道李岁能收养任宁宁的事迹,人称“最美宝鸡人”。